

废墟上的美学沉思：论《荒原》中优美与崇高的交响

黄旭

云南大学，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荒原》是T.S.艾略特在20世纪初所创作的现代主义诗歌，它通过对幻想的神话世界中种种意象的描述，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类独行于“荒原”之上的现实。而从美学的视角出发，《荒原》继承了西方美学的诸多遗产，特别是其中广泛出现的有关“优美”与“崇高”两种美的风格的书写，遵循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于二者的定义。在此之外，艾略特还将现代社会中种种新的审美意象大胆地纳入诗歌之内，使得诗歌整体的美学风格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荒原》；T.S.艾略特；“优美”；崇高”

DOI：10.69979/3029-2735.26.04.113

引言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以下简称艾略特)，20世纪初英美著名现代主义诗人，其作品《荒原》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1922年，《荒原》横空出世。在诗歌中艾略特大胆地运用自己的“客观对应物”诗学理论，对那些传统的意象进行抽象，可以说，《荒原》完成了作者自己对“优美”与“崇高”这一对西方美学经典概念的再阐释。

对《荒原》进行审美意义上的分析，即利用西方古典的美学理论阐释《荒原》中种种意象的美学意指和背后潜藏的文学创作理念，是一种符合T.S.艾略特本人诗学观念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它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利用古典美学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有益于我们深入文本，在文本细读之中体会艾略特诗歌的先锋性。为此，本文将聚焦于以下三个问题：《荒原》中有哪些具体的有关于“优美”和“崇高”的书写？它们反映了艾略特的哪些诗学理论和审美倾向？它们对后世的其他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我们将能够重新认识《荒原》在现代主义的美学风格上的开创地位和深远影响，认识到它作为划时代的经典之作的重要地位。

1 西方美学史上“优美”与“崇高”概念的再审视

1.1 “优美”和“崇高”概念起源之探析

有关“美”的本体论问题，在从古至今的中外历史

上，向来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美学作为一门近代人文学科的出现时间很晚，但自柏拉图于其著作《大希比阿斯篇》(以下简称《希》)中提出关于美的讨论问题开始，西方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们就从未放弃过对于美的追求。在《希》之后，有关美的理念的分析更进一步，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意识到了美的两种类型——“优美”和“崇高”。在这一方面，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和英国美学家博克二人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朗吉弩斯在《论崇高》言：“自然并非要我们去做卑微下贱的动物，当它把我们引入人生和浩瀚的宇宙……从一开始就在我们心灵中注入了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爱。”这种对崇高的追求不仅仅是艺术和文学的呼唤，它更是一种对人类精神的召唤。他认为，崇高的风格能够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唤起人们对高尚、伟大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行至18世纪，英国哲学家博克写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在这部作品中，博克深入探讨了人类情感的两个基本范畴：崇高与美。他认为，崇高与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它们在人类心灵中激发出不同的情感反应。他认为崇高是一种与恐惧和痛苦相关的情感，它源自于对力量和危险的感知。

1.2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崇高”与“美”的批判

在《判断力批判》当中，康德强调了美并非是事物与生俱来的客观属性，而是一种主观的审美判断。他将审美判断产生的结果分为美(Schönheit)和崇高

(Erhabene),而区分“美”与“崇高”的关键即在于想像力与知性之间的协调性,当二者之间不能达成协调之时,想像力所作用的对象由知性上升为理性,其外在就体现为崇高给人初印象中带来的不适应甚至痛苦,但它在最后必将化为对无限的崇敬和理性的解放,带来在精神层面更为深远宏大的愉悦感。他说:“而对象作为崇高就被以某种愉快来接受,这种愉快只有通过某种不愉快才是可能的。”正是这种作为生物的人自身的有限性与现象界、实在界的无限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造就了“崇高”最为深刻的精神根源。

康德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从自己的批判哲学理论出发,吸收了理性派美学和经验派美学二者之长处,建立了自己的严谨美学体系。可以说,康德成功阐释了“美”与“崇高”二者产生的哲学根源和外在表现,让后世的文学创作者对于这组美学范畴有了最为经典的理解方式。这一点在艾略特的文学创作当中也不例外,在他的《荒原》当中,一系列体现“美”与“崇高”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意象被创作出来,其中包含着现代主义美学最为深厚的意蕴。接下来,以康德的美学理论,特别是有关“优美”和“崇高”的关键论述为主要视角,《荒原》中的美学风格问题将被一一剖析。

2 《荒原》中的“崇高”和“优美”书写

2.1 “死者葬仪”与“对弈”中的“优美”描写

总体上来说,《荒原》中的“优美”书写集中于诗歌的前两章。艾略特在前两章的诗风中仍然采用了一种谨慎的态度,除了在一些个别意象上的运用之外,整体上依旧保持着古典诗歌的景象铺陈方法。开头四句就以极不平凡的气势和细腻入微的情趣起笔,写尽方寸之间的颓废优美情调: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在此处,春意盎然、鸟语花香的春天成为了“最残忍”的一个月份,似乎在暗讽着我们所处的时代表面上的繁荣背后所隐藏的代价。而荒地上的丁香实为对过去的回忆和潜藏在内心的欲望的混合物,再赋予了它美丽出众的外表作为这个时代的注脚。根芽依然埋伏在土壤的深处,淅淅沥沥的春雨不得不将其从沉眠之中唤醒。这四句统率了整首诗歌的感情基调,它告诉了我们,荒原所在的时代是一个背离了传统的充满失望的年代,死者注定死去,而新生的却不一定是希望。在第二段“对

弈”当中,同样能够看见类似的“优美”描写:“她”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公主菲洛梅拉(Philomela),诗人极言她所在之处的奢华与绚丽,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高贵典雅的女神式的形象,“大理石”、“金色的爱神”、“缎盒里的辉煌”无不彰显着她的财富与高贵,甚至“七枝光烛台”的意象仿佛在暗示着她身上所具有的神性。这样一位美的象征如同过去的幻影,提醒着西方文明曾经的成就,但诗人笔锋一转,就将她的悲惨结局全盘托出:神话中的她以受害者的身份被强暴、乃至之后被嫉妒的姐姐所陷害,唯有留存的夜莺歌声还证明着她的存在。这种审美上的游移令诗歌中的“优美”书写带有了模糊和虚幻的色彩,也让后者取得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沉思属性——优美的事物或遍生于废墟之间,或显于一室之内,但在时代的洪流之下,它们都如同阳光下的泡沫,美丽而易碎。

2.2 《火诫》与《雷霆的话》中的崇高观念

在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中,“信仰的悬置”向来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虽然他的诗歌中充斥着自英国文学传统中继承的各种宗教意象,但在他看来,这种对于信仰的使用无助于读者坚定自身的信仰,而只是鉴赏诗歌本身时可以用到的一条捷径,这也与他的“非个性化”理论相符。《荒原》中所充斥着的神秘主义意象也是如此,它们更多地只是作为唤起读者敬畏的因素,艾略特所真正追求的在于这种意象背后崇高的审美风格,唯有这种风格能够实现他传承自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传统的野心。如他所说:

“这种历史意识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的那一代了如指掌,……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在“火诫”一节中,他还观察到了泰晤士河如血色般的真实情景,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业时代的象征,在圣经的教诲中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在此发展壮大。殉道者是崇高的外在表现,他们空洞的大理石形象上镶嵌着的是白色与金黄色的浮华,是一种受人敬拜的崇高形式。泰晤士河的水流中遍布油污,与红色的船帆一道,在沉重的桅杆上摇摆着,这显然是崇高美的破坏性的一面。崇高所具有的是身临其境的冲击力,被刻意划分的短促停顿节奏加强了这种冲击力,让后来者在这种全景式的视角中感受到了崇高美的一体两面:荣华与血腥,既有形而上的愉悦感,也有感官上的畏惧,这正是对美学意义上的“崇高”的最好阐释。

当诗歌行至末尾，诗人已然将荒原的特征展露无遗，当他思索前路，发现那个曾经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传统才能是新时代的出路，这深入每一个西方人生活的宗教美德呼唤着崇高，于是诗人落笔：

伦敦桥塌下来了塌下来了塌下来了/……同情。克制。
/平安。平安/平安。

伦敦、雅典、亚历山大，这些历史上的名城都已变的虚幻，连昔日的城市象征也轰然倒塌，唯有火焰在燃烧。最终，一个没有人称的主语出现了，它正如本章标题中的“雷霆”，发出了简短的命令：舍予、同情、克制。在连续三声“平安”之后，诗歌也得以在这祈愿中结束。艾略特的崇高观念总体上继承了康德的主张，在《荒原》中他不断以极强的视觉冲突和震撼人心的情境表达这种崇高本身带来的冲突感，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拷问中找寻我们这一代人失去的传统美德。

2.3 《水中的死亡》一节中的寓言式总结

《荒原》的第四章仅有短短12行，所讲述的是腓尼基水手弗莱巴斯溺水而亡的典故。当这位英俊、高大的奥德修斯式的水手在海洋上乘风破浪之时，没有人会期许他的死亡。而当命运的潮水袭来，水面之上的一切的人世间的利益在顷刻间消失。艾略特在此处用视角的转换给予了读者一种走马灯般的体验，在绝对的、不可违抗的崇高化身——死亡面前，我们被迫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放下心中的傲慢与虚伪，以近乎忏悔的方式迎接它。这也正体现了诗人创作《荒原》时的心理动机：无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成功，我们依然应该对那些超出我们的理性之外的事物保持一种敬畏，即对崇高客体的敬畏。这种敬畏是与基督教的美德相符合的，诗人希望借这种传统宗教道德的复归拯救当代的人们走出精神上的荒原。

至此，通过一种管中窥豹的方法，我们对《荒原》五个章节的美学意蕴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在《荒原》的文本当中，“崇高”和“优美”这一对美学范畴不单单是诗歌美学风格的外在表现，更是诗人创作意图的直接体现和他对时代的弊端所作出的解答。《荒原》

是诗人的一次尝试，它回溯到人类诞生之初那些神话背后对自然以及所有不可预知事物的敬畏，意欲挖掘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宝藏，通过神话般的叙述唤起人们对崇高的追求。当我们尝试理解这种崇高与美的对立时，就自然地会将目光投向《荒原》背后诗人的沉思——在这首诗歌背后，存在着一种怎样的诗学意识？

3 结语

《荒原》毫无疑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上启19世纪的象征主义诗歌传统，下开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之先河，这种“承上启下”在美学上的表现就是它诗歌中主要矛盾——“优美”与“崇高”的对立与统一。《荒原》中既有细致入微、平滑明快的优美，更有波澜壮阔、立意奇崛的崇高，T.S.艾略特以他古典诗人的才华将它们都纳入自己精心构建的神话世界当中，达到了更为完满的精神境界。可以说，通过康德为代表的古典美学的视角，《荒原》中“优美”与“崇高”的书写体现了诗人永恒的、形而上的沉思。

参考文献

- [1] (英) T. S. 艾略特《荒原》 赵萝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
- [2] [德] 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审美判断的批判》.商务印书馆，1964年。
- [3] (英) 艾德蒙·博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郭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
- [4] (德) 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 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5] (德)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
- [6]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三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作者简介：黄旭（2001.08-），男，汉族，籍贯：云南省保山市人，学历：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